



道德經白話淺釋 132

陳德陽前人 講述 陳樹旺點傳師 整理

(接上期)

畏威章第七十二

民不畏威，則大威至。無狎其所居，無厭其所生。夫唯不厭，是以不厭。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，自愛不自貴，故去彼取此。

本章大意是警戒執政者，不可濫用威權，逼得人民「鋌而走險」，而應當效法古代聖君明王的「無為而治」，使人民歸於自化。

老子認為執政的獨裁者，如用苛政、殘暴刑罰威迫百姓，人民一旦被壓迫到忍無可忍的地步，為了維護生存，必定會豁出生命、起義抗暴，再也不怕暴君淫威；屆時，百姓群起抗暴之大威，便會降臨到暴君頭上。所以治國者應明白這層道理，治國方策，千萬不要壓榨人民的生存空間，不要使百姓時時刻刻感受到生命遭受威脅；正因為執政者愛護百姓，不壓榨與脅迫人民，萬民才能安居樂業，而樂於擁戴。所以聖明賢君深明治國、平天下之道理，絕不矜己傲人、剛愎自用，寧取自知自愛，正心誠意修身，而捨自見、自貴、自伐、自專。

民不畏威，則大威至。

- ① 畏威：刑威，以權威力量制人。
- ② 大威：舉凡國之大罰、天譴、天地之肅殺、大禍亂等。

「民不畏威」，先賢解釋為治國者用苛政暴行威迫人民，一旦達到民不聊生的地步時，百姓為了生存，就再也不怕死、不怕苛政威逼，必定揭竿起義，推翻

暴政；而這種群起抗暴的義舉，對於專制的獨裁者而言，便是「則大威至」。在中國歷史上，類似這樣的起義革命，不勝枚舉。周武王討伐殷紂，陳勝、吳廣起義抗秦，皆類乎此。

無狎其所居，無厭其所生。

- ①狎：與「狹」通。即狹，緊迫也。
- ②居：居住之所。
- ③厭：《說文》：「笮（音同「榨」ㄗㄚˋ），壓酒的器具也。」即壓迫、壓榨之意。
- ④無厭：沒有捨棄。

這裡是說，治天下者，不可違反人性及天理；不可在施政作為上，傷害到人民之安居樂業；不可使百姓在日常生活上，嚐受高壓與苛政之逼迫；不可以苛徵與重賦，壓榨剝削人民之財貨，而使百姓天天生活在不安適與恐懼之中。

「無狎其所居」，即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所稱：「居天下之廣居」，意指居心廣大，無狹隘。居心在仁義道德裡面，那是天下最廣大的住宅；居心在自性中，「大澤焚而不能熱，河漢沍而不能寒」《莊子·內篇·齊物論》，那是天下最廣大、最舒適的住宅。凡坐井觀天，自視其是，夜郎自大，知己不見人，知近不知遠，溺安不察其危，皆「狎其所居」。

「厭其所生」，指昧於性理，或不知足、心不安，一生不自在。緣「性」為「生我之理」，昧於性理即「厭其所生」；人若能全獻於生我之理，則盡性立命，何愁大威之至。苟二六時中觀自在，「致虛極，守靜篤」《道德經·復命章第16》，即無憎惡於所生之苦海。娑婆世界的確令人厭惡，難怪佛陀教示眾生應捨離，由此岸到彼岸。

惟修道人，若能行深般若，便能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」；雖身處娑婆，亦「心無罣礙」、「無有恐怖」《般若波羅密多心經》，自然「無厭所生」。

前段所引述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所稱「居天下之廣居」（註），原義是指：領導群倫之所謂大丈夫，要皆「富貴不淫、貧賤不移、威武不屈」方足以稱之。戰國時代，公孫衍入秦為相，佩五國相印；蘇秦合縱六國，共同抗秦，佩六國相印；張儀佩秦相印，破合縱，連橫六國事秦。此三人均係戰國時代縱橫家之代表人物，專憑三寸不爛之舌，顛倒是非，迎合諸侯所好，興災作禍，而坐收富貴利達，像這種人，怎能稱做大丈夫呢？所以孟子說：「女子出嫁的時候，母親會告誡她說：『你去到丈夫家裡，定要三從四德、孝順公婆，無違丈夫旨意。』像這樣把順從當做正道的，便是妾婦之道。那公孫衍者流，狐媚、逢迎、阿順諸侯意旨，以討得尊位，怎能算是大丈夫呢？」

正人君子，一定要居心在仁義裡，那才是天下最廣大的居室；立身在理法上，那才是天下最正大的位置。要完全按照義理去行事，那才是天下最寬廣的道路；得志的時候，就兼善天下；不得志的時候，就安貧樂道、獨善其身。總之，務要做到「富貴不能淫、貧賤不能移、威武不能屈」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，那才配稱大丈夫。

註：出自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。景春曰：「公孫衍、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？一怒而諸侯懼，安居而天下熄。」孟子曰：「是焉得為大丈夫乎？子未學禮乎？丈夫之冠也，父命之；女子之嫁也，母命之，往送之門，戒之曰：『往之女家，必敬必戒，無違夫子！』以順為正者，妾婦之道也。居天下之廣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。得志與民由之，不得志獨行其道。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此之謂大丈夫。」

（續下期）